

【戡郊/东郊】如斯奔流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971490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971490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Major Character Death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戡郊, 东郊, 杨戡x殷郊, 李东方x殷郊
Character:	杨戡, 殷郊, 李东方, 哪吒, 广成子
Additional Tags:	尸体描写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09 Words: 2,822 Chapters: 1/1

【戡郊/东郊】如斯奔流

by [byeJianGuang](#)

Summary

杨戡该是清净无垢，他是情是欲是恶，杨戡此举就是让李东方行他不能所行之恶。

Notes

- *杨戡/殷郊，李东方/殷郊
- *有尸体描述，略猎奇
- *一体双神格设定来自Lofter@CHLOE

其实早就有类似传言，能入上界或是已入上界的，大多会有一些不便于细说的癖好。有爱养凶兽的，做宠物做坐骑，也有对凡人诸多偏爱：活祭、分食，有一些感情的话就圈养起来，人性的牲也是牲口的牲。

不过视头颅为珍宝的应该只有杨戡一人。

但也不止他一个，杨戡备了酒和装着殷郊被犁下头颅的木匣，默念口诀后陷入短暂昏厥，再睁眼他便是李东方。

说来也怪，李东方从何时出现已经不可考，连这名字都是他主动告知杨戡，他说我俩一体两魂，也算是不可分割的亲人兄弟。

可李东方和杨戡感情并不好，因为他在身体的使用权上做不了主，大部分时候都会被杨戡压制在身体里。如同待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，观看着杨戡每一日经历的人和事，这种日子要数跟随姜子牙下昆仑后才多了些趣味。

杨戡的识海如一条宽阔的河，李东方偶尔串门跳进河里，提醒杨戡说：你瞧，那太子头被斩下了。

斩下了吗？斩下了，你看那地上的血仍是新鲜的，再凑近点，脖子还有热气。

李东方半晌等不到杨戡的回话，那边哪吒已经托着混天绫缠好的太子往昆仑飞，杨戡一水

遁，李东方就又落进河里，他沾不到水，所以就干脆就潜在底下问杨戩：我以为你对太子心存怜悯。

“如何没有。”杨戩的天目出现在识海内笼罩着河面，金色的光被水一折射，差点晃花李东方的眼睛。

他钻出水面，和那只硕大的瞳孔对视着，笑了笑说那是自然，兄长慈悲为怀，不然哪会有我。

李东方的存在即是杨戩的七情六欲。

世人总觉得修仙之人就该是超脱世俗的模样，自顾自造出许多故事来歌颂这些高贵品质，他们也相信，仙人自有妙计。于是砍了头的殷郊被送上昆仑，活了过来，拜了师门，身着昆仑弟子服在杨戩院外恭恭敬敬行了一礼：多谢师兄。

杨戩在喂狗，他请殷郊进了院子，说你该先去谢哪吒，混天绫沾血他闹了三天脾气。

殷郊坐在旁边捏了捏袖口，他答道：已经去过了，哪吒师兄给了我这个。

他摊开手，掌中心是两颗浑圆的糖，白里透着一抹红，看着像是眼球。

哪吒应该是想捉弄殷郊，这糖是哪吒的兄长从人间带回来给他玩的，吃起来就是普通的，加了莓果汁水的味道。但哪吒也非恶意捉弄，他们之前与殷郊见过，也听过姜师叔讲这位太子为了追自己手上的封神榜追上了峭壁，只求救他父王。

君臣在先父子在后，殷郊都做到了忠孝二字，所以后来被忠孝反噬，托着两截尸体的哪吒还感叹，这凡人太子又是图什么。

这样的人被救活后变得有些呆愣，他不认人，重新学了称呼和问候的手势，每日早课后就直挺挺地站在一旁等着广成子来把他带走。

哪吒大怒，叉着腰在庭院里来回兜圈，脚下踢着落叶，嘴里骂着：这该死的，该死的。

该死的殷寿，李东方替刚走出门的杨戩补充。

杨戩知道哪吒给他这个逗趣，突然做了师兄还不适应，不知道怎么去关爱师弟，于是送出自己哥哥带来的糖球，倒也没特别去想眼球模样的糖球有何不妥。杨戩伸手捻了一颗递到殷郊嘴边，殷郊就张嘴吃下那颗糖，莓果汁混着糖水在他嘴里融化，他眉眼也随着松了下来。

而识海里的李东方弹着变换出来的火不思，细数杨戩河边的树上多了一个鸟窝，鸟窝里不见鸟，只有一颗珠子一样大的鸟蛋。

“你这宝地还能孕育生灵？”李东方问，他不怎么被放出去，所以杨戩也没有告诉过他他的识海长什么模样，不过猜一猜，应该是被火烧光，寸草不生的山岗。

鸟蛋破壳那日，杨戩一行人正准备下山助新王讨伐殷商。殷郊说脖子痒，要用手去抓脖子上一圈瘢痕，杨戩手比想的快，一把捏住殷郊已经抬起来的手，而李东方坐在树下，被一只巴掌大的鸟落在肩头。

他似是明白这鸟的来意，用手指引诱着它站上去后，举起来让杨戩看：这是你对殷郊的怜悯。

李东方会被杨戩的思虑影响，就如他所说，他们正是一体两魂，而被李东方感受到的，是杨戩被放大了数倍的情和感。

正因如此，他看见那颗脑袋被铲断，溅出许多血液后在地面上骨碌碌滚着，李东方目眦欲裂：杨戩，去捡回来。他不常直呼兄长全名，但那一刻识海的河卷起波涛，汹涌的浪翻上岸撞断了那棵树。所以李东方喊着，杨戩快去，把那颗头捡回来。

血水未干的头颅被杨戩环抱在怀里，殷郊这颗多灾多难的头遭了两次劫，一次污染了杨戩的袍角，一次染透了杨戩胸口的衣裳。

你说他还能活吗？李东方低声问小鸟，小鸟歪着脑袋去叨他脖子旁的衣领，那儿垂下一缕头发，它就顺口也叨了头发。

嘶，李东方被扯得头一埋，抬手捏住鸟的脖子抓起来，赤黑色的羽毛被挣扎着落了两根。

鸟叫的惨烈，用爪子去勾李东方的手指，没勾到，李东方已经松开手。小鸟脱出后先围着李东方飞了几圈，叽叽喳喳叫了好一阵，李东方坐下抱着火不思，说你这鸟还会骂人。

他一眨眼，已经身处行军帐内，而面前桌上，是温好的酒和殷郊的头。

李东方很久没有被杨戩放出来，他的手握了握拳，好好的火不思不能带出来，两手空空好不习惯。

他用碗斟满酒，喝下一口通体舒畅，饮完一盏才分出心思去看那个木匣。

虽然是临时找来的匣子，但杨戬将它用法术从里到外清理得干干净净，连底下托着头颅的布垫也是新的。李东方凑过去闻了闻，嗅到一股异香从殷郊紧闭的嘴里传来，他用手掰开那张嘴，不出意料发现了舌根下压着的仙丹。

丹药的品质属上品，防腐防僵，李东方笑这位兄长的慈悲在对上殷郊后，真真是一日多过一日。多到昆仑山上的小屋里，杨戬俯身低头去吻殷郊脖子上那道瘢痕，结果那条红线真的被他用牙齿叼着扯了下来，漂浮在空中成了异象。

李东方也觉得奇异，开始还不知杨戬放自己出来是为何，现在他明白了。杨戬该是清净无垢，他是情是欲是恶，杨戬此举就是让李东方行他不能所行之恶。

怪哉怪哉。

李东方痛饮一壶酒，待到酒精随着血液传遍全身，那些热气蒸腾，李东方靠坐在杨戬常坐的那把椅子上缓缓解开腰带。

他没有天目，不似杨戬能窥见体内识海，所以也不知道此刻的杨戬在做什么。他的火不思和那只小玄鸟，是不是也会被杨戬捡到。

李东方的手有一层薄茧，因为素日里多弹乐器，茧在他的食指与中指指尖尤为甚。而此时他正在用他的手指摸索着身下翘立起来的俗念，从头至尾，用指头不断打转、按压，视线直直望向面前的木匣。

殷郊的眼睛此时是闭合的，但李东方记得被杨戬捡起来之前看到的是双目流出两行血泪。杨戬把他带回来，仔细擦去脏污，寻来木匣喂下仙丹，如此珍视的宝物却摆到了李东方的面前。

“你还在还什么愿？你在圆什么怨？”李东方声音带着低喘，一边套弄着一边问，他问杨戬也问殷郊，只是现在殷郊死了，空留一颗头颅在人间，所以这个问题只能杨戬来答。

不过李东方没有听到任何声音，他心里一动，直起身子用手将木匣拉近身。多亏杨戬给的仙丹，殷郊及时死去多时也保持着活人的柔软，所以李东方能轻而易举地操进他的嘴，茎身压着舌头，舌头压住仙丹，他霸占着殷郊。

那日红线飞舞，殷郊睁着眼睛也看见了，他有些高兴，双手从下往上搂住杨戬，抬着头在杨戬的脖子吮出两块红晕。他太高兴了，好似这红线飞走，殷郊这人就未死过。

师兄，师兄。情到浓时殷郊连唤几声，到最后直接颤抖着从舌尖吐出杨戬的名字，他叫声像鸟啼，也是这时，李东方发现了树上多出来的鸟窝。

“你觉得殷郊所爱为何物？”李东方坐在树下与杨戬的天目对谈。

杨戬正抚着殷郊的头哄他入睡，片刻后才说爱是意念所生，意念又为人而生，他意识到什么就会爱什么。

“他如果死了呢？”李东方接道。

杨戬答：“那他意识到的世界也就随着他消散。”

情与欲与恶如同意识生成的世界环环相扣，一道连着一道，互为枷锁，就像李东方和杨戬扣在一起，杨戬与殷郊扣在一起。

而现在，李东方与殷郊也扣在一起。他操开那张嘴，将那些愿和怨如数灌进殷郊的喉咙，而后坐在木椅上，看着它们从被利刃割出锯齿伤口的喉管里流出，混着发黑的血水，流到桌面上。

他一闭眼，又回到了那片长着一棵树的识海，李东方抬起头，那只瞳孔拉扯着眼睑对他眨了眨，随后开了口。

杨戬说，这识海并不独属于我，我们一体两魂，你作之恶皆为我愿。

树是我，河是你。

玄鸟，玄鸟飞上树，它叫声似鸟啼，也是鸟啼。

-END